古今治平略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一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儆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雜征篇上

歷代關市之征

昔者神農氏日中爲市、致民聚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則市利興、其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則門禁立、至於周官、則司門掌授管鍵以

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
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凡歲時之門受其
餘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司官掌國貨之節以聯
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
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
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是所謂古之爲關
也以禦暴而非專于歛財可知矣若乃市者所以通
商賈而阜貨財則有司市以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
禁令焉其爲制也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

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法至詳矣于是大市則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則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則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以通往來而便營賣也將入市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

各于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于是有用之物則亡者使有利者使阜蕃貴其值以來之示民不賤用物也無用之物則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蕃賤其價以抑之示民不貴異物也而又有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賈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質人掌成市之貨賄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一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

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内聽期外不聽廛人掌斂布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也者斂而入于膳府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毋過旬日喪紀

毋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先王之致詳于市政若此抑何也蓋以利相交人己相形不能無私己之心故一物也賣則欲多買則欲寡彼此競爲虛誑爭辯于是乎起然猶自己之物與端未甚也至于有商賈則專以牟利爲事且暮孳孳凡可以利己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僞飾凡可以欺人而覓利者無所不爲于是山野之氓不得不資于市而其受屈則有無所控愬者至于天患

民病乘急蹄價。衆方以爲災禍而彼獨以爲樂幸。孤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爲困苦。而彼乃以爲貪息。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于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奇衺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爲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混淆。賈師奠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胥師察其飭行。價慝而詐僞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爲之質劑。則

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獄禁虣亂
司稽執盜賊而强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前
也其有犯禁而事覺便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
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
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
其多者將使之阜爲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
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
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廛或低昂其價直以
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

過以民間貨物為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樂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復以其價賣之摧富賈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有交易之意爾至于民有喪祭大事適空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過即還益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

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所謂惠而不廢者也然此猶
欲其遂爾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
可爲繼故以國服爲之息盈力者民所自有無待于
外公事上所不免必假于民故貸之而使服國事則
下之用物者若貪厥力上之與物者若假厥直市法
之善誠莫有大于是者然終以爲近利之地防之不
可不嚴辟之惟恐不遠于是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
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而
小刑則憲中刑則徇大刑則朴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焉。至若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之、則罰一幕。世子過之、則罰一帟。命夫過之、則罰一蓋。命婦過之、則罰一帷。蓋防利而絕其端。類若此。至其後、禮教陵遲、風俗靡敝、士庶人棄本而事末、姦富者衆、商賈牟利、穀不足而貨有餘。于是管仲相齊、制斂散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何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讐、厭而去。賈人受而藏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已而民反

其事萬物又其重賈人出其財物以綱國幣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于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幷也凡輕重之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此其與蓋扼商賈之途欲作一摶力于農遂用區區之齊覇斷諸侯而齊富强至于威宣也迨秦孝公與商鞅變法令務墾闢入使民以利與

出使民以討戰凡事末利者一切收以爲孥始皇承之并攻力取凡謫戍邊者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與賈人有市籍若嘗有市籍若父母若大父母有市籍而七斯則以其逐末專利而抑之近于酷矣漢興接秦之弊公私空匱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蓋人亦輕矣孝惠高后以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文帝時

鼂錯言曰令農民重困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葢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令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於是帝爲之

下令務農而市井之子孫終不得仕宦為吏至武帝時征伐四夷財費耗獘值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賑給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元狩四年公卿言郡國頗被灾害貧民無產

業者募徙廣饒之地今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
元元而民不齊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
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
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
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
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
騎士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
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

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
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賜爵左庶長田
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
於是告緡錢縱矣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底
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
分曹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以億計奴婢以千
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國數百頃宅亦如之於是商
賈中家以上大底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
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元封元年桑弘

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于是以均輸故民不益賦而天下

用饑乃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
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昭帝即
位詔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問民間所疾苦文
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
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
移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
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
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民愨

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
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
爲寇暴于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
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
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
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
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
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有國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

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財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

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楊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兖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

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巵山海不能贍谿壑是以盤庚聚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

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均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

留難與之爲市利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侔利自市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谷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

邪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于權利罷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于家諸侯藏于國天子藏于海內故人民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管納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于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而丞

相爲弘羊所持不得難竟罷議夫爲民父母行政而均輸籠貨效尤商賈子之所治而徵市利也豈不甚哉王莽纂位藉周禮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之文云齊衆庶而抑兼并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二人工商能采金銅銀錫登龜取貝及畜牧者若嬪婦桑蠶織紝工匠醫卜及它方技商販者各自占所爲于其所在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以其一爲貢敢有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焉取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定所掌物上中下之價各

用爲其市平人買賣五穀布帛綿絲衣物周于人用
而不售者均官撿實從本價而取之萬物卬貴過平
則以平價賣之以防貴庾者人有欲祭祀喪紀而缺
于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賒之祭無過旬日舉
無過三月或乏絕欲貸以治生者聽授之除其費計
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是既權其貨又操其術而因
用取羸也則悖繆極矣建武初莽所設苛政盡廢罷
時桓譚疏曰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
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

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
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
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
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
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
修則穀人多。而地力盡矣。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
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珤收採其利。武帝所謂
均輸也。下詔議。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
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

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王所宜行者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晉自過江至于梁陳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俻置官司稅歛既重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

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舍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王大悅于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開皇時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李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

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詰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唐武后時有司條關市之稅請不限工商但人行輒稅鳳閣舍人崔融曰國家所爲立關市之賦者以市縱繁巧關通末游故從而征之也今行者皆稅本末同途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

置鋪納稅則檢復檢復則遲留此津繞過彼鋪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賄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富中壯悍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漢武以霸畧英姿棄之而勿取何則

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與暴與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爲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流規小利豈知奚玄默亂大倫哉嗣是兩京陷没民物耗斃天下消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淸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初頗以郡貢獻兆羸利于天下會兩河亂國用不給

拾遺陳京請借富商錢以佐費帝以問度支杜佑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足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之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糶于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遮邀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已又于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稅商緡錢十稅二竹木茶漆十稅一已稅間架算除

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地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千錢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納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犯人家法旣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

驟滿天下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日不奪爾商戶僦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于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是時宮中取物于市以中官爲宮市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于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歛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

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柴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禽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順帝即位乃一切能之宋興商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臨押同掌行之齎貨謂之過稅毋千錢算二十市鬻謂之住

税毋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

地宜而不一焉初太祖知民所疾苦詔天下橘園魚

池水磑蓮藕鵞鴨薪炭牛骨等物諸五代所征算者

並罷而詔關津毋得苛留行旅行旅所齎資非貨幣

當算者毋毋發篋搜又詔榜商稅條禁于務門具曉知

毋擅增創收淳化初詔諸路轉運使條部內州軍市

征各品量酌減以利細民諸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

婦瑣碎交易勿復算又詔官和買物非地所出產毋

抑配擾民以京城官主市務內侍副之給實直毋抑

配諸非急需物毋一切收市擾齊民皇祐中下詔言三司歲下諸科買物出倉猝故物頓翔踊其先期度所當賦早諭戒得爲備若府庫有儲勿收市巳國用寖廣有請算緡錢助經費者拒不聽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爲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污壞商旅物前後稅錢詔蠲者不可勝數諸監悉至矣熙寧初王安石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以爲天下財用所爲不足者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而輕重斂散之權失也今發運使實總江浙

淮揚荆湖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百稅課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年豐可多致而不能制其盈年儉難供億而不能節其縮于是遠方輸以倍蓰而中都鬻以半價徒爲商賈子之所利也亦偵矣令立均輸法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而預知中都帑藏歲知見在之數當供辦者蓄買以待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而制其有無于以均轉輸省勞費庶國用可足民財不匱于是出內藏錢五百萬石佐均

輸費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又以爲京師百貨所居獨多爲兼并者之所困以市無定價而貴賤相傾置市易務召京師諸行戶令自實所有若借他人貲產充抵當因用爲知務諸商貨滯不售者許至務投賣行人平其直官市之願易官物者聽既收市視知務所抵當物許請賒立限歸故直毋抑勒歲出息毋過二分其非行牙所需物民貧乏欲市于官而無質錢者官度其田宅若金帛爲抵而貸之與期責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者月加錢四之一川

謪之諸折博收買皆以時估毋求美此所謂仁能與智能取可以爲天下之道也于是出内藏錢百萬緡京東市稅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以戸部判官呂嘉問領其事而諸州各置市易務皆隷焉已又言宮中所宜索或非民間用物即用物或時缺必價率以倍蓰爲諸行戸病今立法計每歲官合用之物合行戸衆出錢於官預收之以待急日免行錢歲中不用即出貰息無過二分而行戸得免時急數倍之價時諫官御史爭言其不便不聽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具

疏言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或先期而予錢其賣也或後期而收直多方相濟委曲以通之此倍稱之息所由獲也今官爲市易必先張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之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此之慮乃捐五百萬以予之此錢今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得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其後均輸法止不行而市易苛細官至自鬻蔬果麥雜米鹽所需物物輒賜貪賴子弟所賒貸多折閱不能

償而導洛通汴司官請置堆垛場于泗州商貨至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輸算已詔非導洛司船所載商貨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而商貨入門市易司輒遮攔赴務名驗實盡勒買之其巡攔諸役月食錢畢取盈于商商憚避逃徙而商稅累縣減已又令諸小賈非克行戶出免行錢者毋得賈于是細民貧水齎粥貿諸日食用物者亦無敢不赴官投行戶矣元豐七年帝手詔三司使言閱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乃譴何也三司使曾布具對言呂嘉問多

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益收市肆所無者畢索幸賤市貴鬻幾什二之利是挾官府而爲商賈兼并之事也安石析其不然乃令呂惠卿偕布同究詰布即上行户所訴狀并疏惠卿庇嘉問罔上爲姦欺且言臣自立朝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已凜凜乎唐季禁閉架除陌之事矣嘉問近奏差官往湖南販茶陜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討息彼其意欲以自解免然以臣視之竊獨懸憤以謂如此政令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有歷

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殆不若此其甚也疏上與嘉問俱落職補外初市易之建實布本畫揣上意疑遂忌治嘉問以自明爲安石所深恨而惠卿與布方交惎助擠之故布嘉問並貶而市易如故已而惠卿以免役出錢或未均乃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物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

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産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于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灾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于是益困矣、嗟乎、均輸市易、皆建議于熈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盖均輸之說始于桑弘羊、均輸之事、備于劉晏、二子所爲雖非知

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天初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卽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為均輸也介

甫志于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糜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于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縣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矣元佑初有司言市易無本無慮二百萬緡錢爲息二分十五年之間子當數十百倍今僅復其本而官俸廪十數年之費乃在其外上下相蒙至于此夫以朝廷而行市易就使有獲然且不可爲況今所獲曾不如所亡乎詔罷市易法而削前提舉官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先是熙寧

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未爲定法及汴泗楚揚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並三之一至是兵部尚書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病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

皇朱其年始也切爲聖世病之頃在黄州親見累歲谷熟農人運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糜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于市此皆官收五谷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夫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何似削去近例附令免稅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而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流通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而回貨之稅所得亦必減于力勝且災傷得以有無相

通易爲賑救。于省利不可勝計。既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宜權罷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焉南渡以後都邑新創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有增置及于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並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間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網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于牛米薪麵民間日

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罷之未盡者悉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免淳熙七年稅一半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當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攔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布帛皆有稅遇士大夫行李則搜囊發篋目以興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為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攔截叫呼或有

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鬬者咨嗟措爲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夾剩不啻伙斂而其獘有不可勝言矣

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乃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效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放于齊桓公

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籍口者也然泉府之與平糴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由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沿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富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救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

之惠而徙利積聚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强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何也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剛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

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孫家主之于其藏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歛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

時孟月。皆徵召其民。攷其德藝。糾其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獘獘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獘者。蓋以私土子人。上下一體。則姦獘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于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誘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

爲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朞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于吏胥之手。既受成于吏胥之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已極矣。是以後之臨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

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致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益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且生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甚或以時政而妄釋經語或屈聖經以便已私因有禁貴價斂滯貨之云遂爲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

爲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爲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以病民人主乃自爲豪民以病民焉不知夫商功計利奪彼與此日積月累以肥其家者匹夫之行也以宇宙爲家通有無同憂樂以均平爲事而不使有一夫之不獲此天子之事也潤民一體豈有助君以爲歛于民且古者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盡藏于己借而收息乃周衰已後事詎䟽一差荆舒因執之以殃民曲學不通時宜禍豈有極也哉

國朝關市之征

國朝府州縣有稅課司局河伯有所諸處辦商稅漁課引鹽契本有額 洪武中 令天下稅課司局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賈以賣諸有稱官牙私牙隔商賈者徙化外不貸而收免牙錢一分其金銀鉛硃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鍾乳粉[illegible]水銀俱起解本色其魚鹽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膏商稅窰課俱折收金銀鈔輸 京師惟五穀農書籍紙扎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其時

已榜諭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辦貯司局官按季攢收而官攢侵欺致巡攔賠納者罪又　敕戶部言曩奸臣聚斂稅天下物貨及纖末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伏臘追送儀物及自織作絲練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若細民擕挑蔬菜魚肉果實非興販者毋得稅　洪武九年山西汾州平遙主簿成樂秩滿來　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　聞　上曰地所產有常數官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

得無刻削于民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按百姓若止以一恢辦為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永樂初西洋諸國使臣來　朝貢方物因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成祖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不聽　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　宣德四年始設鈔關凡七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淮安揚州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榷商稅本色歸內庫備

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輸收或有增減累
經酌議後改鈔折銀備料初用御史　正統間取
回　令原設官收受　景泰中湖廣金沙洲江西九
江南直隸蘇杭各設主事算舟船而廣東雷廉平江
等珠池　遣内臣趣蜑戶採珠供服御之用其後各
鈔關停御史不遣遣部主事而天下州府縣承沿興
時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即其地其山或植或畜或
鬻或蕪並均之里甲日課程而門攤則沿市門均攤
之其府州縣設巡攔所巡不在是　成化初　令京

城九門并都稅宣課司及各處商課俱錢鈔中半兼收鈔一貫折銅錢二文已　敕九門監收錢鈔內臣及各抽分廠不許將不該抽分貨物違例抽分雖稅民兼承前代之猥而　德意獨深矣七年工部尚書王復始請添部屬三員分往太平蕪湖荊州沙市杭州抽分竹木變銀爲營繕費是年所得僅千兩後至者以多得爲能至萬餘兩歲歲加增朘削無極言利之臣貽惡如故二十二年　詔天下有司徵稅毋取餘價　弘治元年御史陳瑤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

司上收客稅近差御史王事往監其事以掊尅為能有傷　國體　上命今後止許稱盤客貨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九年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部尚書周經言　國體非便且民力不堪乃止　正德十三年內官監劉養等以缺物料請差監官二員往湖廣浙江抽分廠會工部主事中半抽分得　旨以養往湖廣馬俊往浙江工部因奏抽分廠竹木等料俱以給造糧船及供器皿之用比年流賊猖獗焚毀糧船幾二千艘補造至今未完而

上供器皿工價亦多逋欠他若貨賚朝貢番夷衣服綵段動輒數萬皆需抽分所入者補還況今連歲饑饉民人逃亡止供賦稅尚望獨免伏望追寢前命不聽 正德中布政司孫原貞言商稅雖國課所資而黷冒不可以無禁都色輳集如張家灣宣課司巡攔亦豈是過哉惟巡攔狥私縱放者有之容情消鈠者有之其峻勒卻車發篋搜簡因而失所者又多有之而高估物貨規多稅入此其害非細至盧溝橋復然 大明門又然是一貨而數征也宜 敕諸商貨

但于所在抽稅其經繇地方不得闌阻止　大明門宣課司查驗應稅之便　正德間始差太監抽分遂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擾巡按御史宋越請遵　詔裁革且極言太監祖臣奸狀得　旨抽分太監裁革該府委官監收一如舊制七月浙江撫按劾奏抽分太監馬俊貪婪恣橫及挾　勅詐取官銀諸不法事併請裁革抽分內臣而以原遣部官領之　制可時世廟初登極剗收故也　嘉靖初戶部郎中曾璵著論言邦畿四方之極億兆攸止而車徒往來停車弛

擔無大小畢稅而後行堂堂大都下索小利傷大體且其司稅者則中人御史主事爲每日進納名監收實不得一與稅多納少所益幾何宜悉罷令閽人止闕防出入戶部尚書梁村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銀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瓶貯之處私取肥己或須煎時隱匿或類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于州府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厰爲之貳立號簿二一立收料文票于所在官司編號用印鈐記收掌一扇委官收其榷鈔以船梁丈尺闊

秩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權以成尺爲度權鈔訖開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銀封記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傾煎成錠季冬差官類解委官委代部主事三歲代于差滿前題請更替至接管交代訖乃聽行至　萬曆二十五年以兩宮三殿災大工浩費遂議開礦榷稅　命内臣出省直專理其事于是所在搜括與起稅課而管天津店稅内臣王朝奏徵各項雜貨稅銀嗣是雜稅進銀各直省内臣貢獻無定期不可勝書矣當是時

諸奄御　命入境肆爲谿壑任用姦惡淫掠焚掘無所不至且日夫機權節肆簧鼓凌虐州縣傾訐監司天下騷然致激變見告者不一蓋初念大工煩費帑藏空虛特差榷稅諸務聊佐一時之急不意利孔一熾沁入腑髓牢不可破而所委者又刑餘狙獪之流凡所以愔悅取容者日增歲溢不知上取一下取三官取一群奸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故諸使之害一而參隨之害百所引用之土棍害且千萬究皆推剝百姓之膏脂耳雖日不忍加派而害不更有甚

者哉至　光宗登極始　詔蠲撤天下咸慶更生